

2010年度最凄美的婚恋小说

婚姻 + 爱情 = 幸福²?

婚姻

爱情

向左

向右

杨江 著

80后的感人婚恋,直教人肝肠寸断!

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入土为安的爱情比暴尸街头好?



婚姻 + 爱情 = 幸福²?

←

婚姻
向左

→

爱情
向右

杨江 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向左, 爱情向右 / 杨江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5104-1228-8

I. ①婚... II. ①杨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2520号

婚姻向左, 爱情向右

作 者: 杨江
责任编辑: 余守斌 熊文霞
策 划: 火尚文化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印 刷: 深圳市汇亿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字 数: 250千字 印张: 9
版 次: 2010年09月第1版 2010年0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228-8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第一章 稀里糊涂的恋爱

1

我与杨婷认识在一个夏日的周末，那天，雨下疯了似的，狠狠地拍打着它能接触的一切，空气变得清凉与舒服，拂过肌肤能让人昏昏欲睡。

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我仍然在迷离中，只是潜意识在告诉我，这是手机的铃声。这个电话是我的死党明浩打过来的，他要我晚上去他家吃饭，看着外面的大雨，我拒绝了他。谁知道他硬是死缠烂打地要我过去，最终明白了又是他老婆小娟要给我介绍对象了。

其实他老婆小娟已经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了，我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会热衷于给我介绍对象。难道是因为我二十八岁了至今还单身，看着碍眼？或是在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就我是单身，可怜我？又或者是给别人牵红线是她最大的业余爱好，我只是被她推销来推销去的一个商品而已，然后她享受那种把产品推销出去的乐趣？我不得而知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被她整得受不了了。前面的就不说，就说最近的吧。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做外贸的女子，叫莫艳花。

加了她的MSN，聊得非常的生涩，她也非常的直接，看长相，问收入，报条件，说家庭，讲爱好……最后才是说感觉。很好笑的是，我与她见了几次面，那女人不仅长得不能令我兴奋，而且那身俗不可耐的气息完全令我忍受不了。如果不是小娟天天问着我的进展，催着我去见面，我早放弃了。最可笑的是，最后那女的竟还托小娟给我话，说了解了些，我不是她想要的类型，不对号，我被残酷地PASS掉了。

越想越气，也越好笑，我都不知道现在的男女都怎么了。就如一篇文章里所说的：在这个迷离的都市，男人及女人早已迷失在了金钱与性，欲望与浮躁当中，对于爱情或婚姻，只是这些欲望及浮躁里面的一个附庸品而已。



当然，我相信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。

其实对于爱情或婚姻这东西，我是渴求的，但又是害怕的。所以，我拒绝着，又颤颤惊惊地去尝试着。

终于，我还是做了小娟的商品，去了她家，将被她作为商品一样地推销给一个我不认识或者马上就会被PASS的女人。

这个女人就是杨婷，短发，瓜子脸，双眼皮，戴一副椭圆形眼镜，樱桃小嘴，还算清秀可爱。最主要的是看上去身材娇小玲珑，曲线很美，很性感。很性感就是关键的部位比较令人满意，看得出来不是装出来的，因为露出了三分之一的乳房在外面令人浮想联翩。

走进他家，虽然我只是迅速地晃了一眼杨婷，但这一眼我可是准备了很久的，不需要太长时间就把她看得仔细，而且眼光一定要平静。

看着明浩给我使眼色，意思是告诉我这个女孩子非常不错。我不明白明浩为什么在每一次他老婆给我介绍对象他总是那么兴奋，不管是长得丑的还是漂亮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算是认识了。我尽量地不把这个相亲当回事，所以我拼命地调侃着，害得明浩与小娟在一边急得团团转，不停的怒眼瞪着我。

我想，我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，既心里比较认可这个女人，至少她的长相与交谈能得到我的认可。又害怕与这个女人交往，因为我怕，我怕再一次的把我的信心破灭。我是说，如果我还有信心的话。

结果很是出人意料，那是因为我第二天接到她发给我的的一条很让我吃惊的短信。

2

短信的内容是：“于君，你好，我是杨婷。不知道晚上是否有时间？一起吃个饭。”看到这条短信我硬是愣了许久，最后才匆匆忙忙的回复：时间？地点？

这让我确实很意外，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并没有什么



优秀的表现，反而是流氓式的调侃，我以为她……不说好，至少不会这么快吧。

怀着重重的疑惑去赴了约。

很平常的湘菜馆，她依然是那么的撩人心弦。说起话来一甩一甩的短发，小巧的嘴唇里蹦出来的声音会让人心神不宁。眼神暧昧，时不时地狠狠地盯着我看。

我们坐在餐厅聊了许多，凭着我能说会道的嘴巴，她也被我稍有幽默的话语逗得笑声连连。而我发觉她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挑逗我，依然是微露的胸脯，却被她的身子弄得晃来晃去，虽然我强力地克制着自己不看，但我毕竟是个正常男人，难免有所反应。

“你的口才一向这么好吗？是不是骗过很多的女人？”杨婷淡淡一笑，突然对我说道。我被她的话一惊，连忙会心一笑，把注意力从她的胸脯转移开来，停留到了她的手指，修长，纤小，涂了一层银白色的指甲油，所以看起来不明显。

“往往我是受害者，比如小娟给我介绍的对象，都是我被别人PASS的。我只是一个被别人挑来挑去的商品，所以，不存在我骗女人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想我可以找到作为一种商品的乐趣了。你想，如果你是一件商品，摆在货架上，第一次看到有人来挑时，很紧张，有人在你面前左看看，右瞧瞧，再拿来掂一掂。你以为她要要了，结果，她叹了口气，走了。刚开始，你会很伤心，很失落。”我抬起头看了一下别处，装得很委屈。

“嗯，听起来蛮可怜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接受别人的挑选？”杨婷把手伸向桌子的中间，两只手扣住，形成一个环抱。

“刚才说了啊，其实作为商品也是有乐趣的。比如看着那些不识货的在不停的挑你的毛病，当着你面把你说得一无是处，然后看着她们一转身还很庆幸的觉得幸好没买样子，很有意思。然后被挑的次数多了，自然，你会发觉原来不同的人挑毛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当文秘的，她会挑这个人的权位，看能力，看有多大的升值空间。做外贸的会挑质量、价格、背景、档次等等。做财务的会算收入多少、住的



什么房、坐什么车、抽不抽烟、平时吃什么样的饭、一般穿什么衣服、有多少应酬等等。还要了解你的家庭，你父母是否有收入、是否有兄弟姐妹分别什么状况、亲戚怎么样等等。同时她也在运用她的专业知识高速运算着，不一会儿，在她的心里就有了一份关于你的资产负债表、一份损益表、一份现金流动表了。当然，还有什么做业务的、做人事的、做设计的等等各色女人挑的毛病都不一样。然后……”我笑笑的停了下来，看着她很是诧异的眼神，我拿起杯子慢慢地喝了口水。

她很专心地等着我继续说下去。

“然后，你就发现乐趣了。乐趣之一是你接触不同的人，了解不同的专业；乐趣之二是你发现你身上不同的缺点，从人事的角度、财务的角度、艺术的角度、发展的角度等等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乐趣之三是你可以打发时间，不停的与不同职业的人去约会，让别人很羡慕。”

“那你觉得累吗？”她突然收起双手，把身子靠了回去，挺着她的胸脯，胸前的衣服被撑开起来，露出深沟。

“我觉得心态不一样了，所以对累的认识也就不一样了。累是什么？就是忙于应付，让人感到体力或脑力上的疲劳。说白了，也就是折腾。其实干什么不是折腾？所以，怎么样折腾都是一回事，用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，那就不累了。”说完，我看她低头微笑，把弄着手指，很羞涩的样子，甚是可爱。

“嗯，好吧。你很能侃，那你认为我们会怎么样？”

我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，这个女人太有意思了，也很直接。

“我们能怎么样，无非就是折腾，只是折腾的时间有多长而已。不管是接触两三次就放弃，还是最终有了结果在一起。无非是折腾来折腾去。”

“好吧，直说，你觉得我符合你的要求么？”她定定的看着我，弄得我一下子方寸大乱，这女人也太直接了。

“看产品外观与感觉还行，不过对结构与实际品质怎么样还不了解。当然，再怎么样好与不好，与最终的使用



过程关系并不大，这是我总结出来的。好与不好，众人有不同的评定，不好的产品并不是说使用起来就不好。好的产品使用起来也不一定顺意。”

我依旧随意地调侃着，虽然她看起来在很认真地在听我的话。

“这话有道理，实在。只应用‘使用’这个词不是很恰当吧？”

“小姐是用来嫖的，情人是用来骗的，小蜜是用来哄的，老婆是用使唤的。既然是找老婆，那肯定是用‘使用’这个词啊。”我点上一支烟，完全不顾忌她的感受。

“哈哈……你说话很有意思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坐在餐厅里聊了很多，赤裸裸地把一些想法说了出来，并带有一种调侃的味道。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是带有一点灰色幽默的男人，这种灰色缘于我对爱情与婚姻的渴求与害怕。

3

很奇怪的，连着一个月，她都会很主动的约我出去。不是吃饭、看看电影、喝喝咖啡就是逛街什么的，虽然我告诉她我对陪女人逛街不是很情愿，但她依然不在意。

尽管如此，我依旧摸不清这个女人的想法。自始至终，她很主动，她问的也很多，我就像一个很顺从的商品，她问我答，她约我去。我不主动，不推脱，不保留，不要个性。

有时我会在想，这个女人在床上会是什么样的？因为她的长相与身材总是会让我走神。

终于有一天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了，当然，是她租的房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。

她住的是一房一厅的房子，确实是女人住的房子，有一股清香，而且家里的小东小西蛮多。比如布娃娃，挂件，盆栽之类的，还有一缸小金鱼。鱼缸旁边还有另一个小玻璃盆，仔细一看，里面装有一只小乌龟。

她招呼了我一声，便进房去换衣服去了。一出来，吓了



我一大跳，很让人能胡思乱想的花格子的松散睡衣，并不是这衣服很迷人，而是很明显的她没有戴胸罩。

我一时慌乱，为了打破尴尬及掩饰我的慌乱，我开始向她卖弄起风水学来。

“你懂风水学吗？”我的眼睛时不时的从她的胸前滑过。

“不懂，怎么这么问？”她慢慢地走向沙发，然后坐下。

“但你房子的布置可是暗藏了很多的风水概念。比如这乌龟，从风水角度研究，龟壳的突起是有弧度，有如镜一样，因此，龟壳可以用来化煞。除此之外，乌龟是长寿的动物，被列入瑞兽之类可以帮助家人身体健康。龟在风水的五行里属水，养龟则有利其家财运。所以在家内养龟，可认为是吉祥之兆，有百利而无一弊。只是……”我故意停下来，然后走向沙发的另一侧坐下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杨婷突然充满好奇地看着我，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。

“只是这是一只巴西龟，在龟类中它是最凶猛的，有破坏生态平衡的坏处。在风水学里来讲这也是一个隐患，所以你这里的金鱼会被克，会不好养，我刚看了，那些金鱼状态不是很好哦。还有就是你屋子里的水性太重，水属阴，又加上女人也属阴，这样会造成阴气太重，对身体不好。不过我看了你的窗户走向与楼层，你的房子应该阳光充足，也正好可以相互制衡。只是一到了阴天，恐怕你的情绪就会受到波动。”

我知道我是在乱七八糟胡说一通，但我相信至少还能蒙过杨婷，可能我比较擅长的就是把一件事情说得听起来很专业。

“哈哈……看不出来啊。还有什么，快说来听听。”如同她换了衣服，也卸下了之前的那份犀利。

“你这里缺木，金木水火土，在风水学里最讲究的是五行平衡，相克相生。从你家的方位与结构看，属于南稍偏西位，在八卦里面也就是离位稍靠兑位，金火比较旺。水克火，所以家里养水生动物是好一点，可以抑制一下火性过旺。但是，水属阴，女人也属阴，只要阴天或雨天的时间一长，会对你的性情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什么克水？当然是土，本来应当是缺土，但实际是缺木。这里面说起来很繁杂，直



接点说吧，你这里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盆栽。这样就会很良性了，相生比较多，五行也平衡了。比如弄个什么发财树或富贵竹之类的，这样就更加的招财了。”

我故意装作很认真地打量着四周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呵呵，除了风水，你还懂什么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？”杨婷突的站起身来，走向我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，她那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扑面盖来，她的睡衣下面正晃荡着一双白乳，向我发来史无前例的诱惑……

我僵硬地笑了笑，“我不是神，也不是全才，我可没那么厉害。你不觉得这只是一征服女人的手段吗？”我的话变得直接。

“是吗？那我确定你确实有点让我臣服的感觉了。”她的眼神变得暧昧，我仿佛感觉那一直被我偷看的丰满的胸脯正在向我挑战。

“我，我会干坏事的。”我说话都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，甚至手都有点抖动。经过一个月的接触，我早对这个女人想入非非了，现在还要这样来，我确实有点招架不住。

“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发生应当发生的事情了？”杨婷把嘴巴凑到我的面前，那呼吸的气流抚过我全身每个细胞，开始膨胀，燃烧，爆炸。

“嗯？哦……”我没想到发展到这一步是如此的方式。她认可了我？或我认可了她？抑或是更深入一步地相互继续观察？这并不知道，只知道知根知底得从性开始。

4

我们爆发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爱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打算。

那晚我们不知道纠缠了多少次，都不记得了，醒来就会纠缠。只是，只是等我坐到办公室，我一直都怀疑所发生的一切，空泛而不真实。

这个女人就这么主动地做出了一切？让我觉得很很踏实起来。她是个轻浮的女子？还是，还是？难道我的个人魅力



就如此之大？杨婷并没有给我们之间找任何的理由，不存在有很深的爱，也不存在已经认定了结果，所以才这么做。找什么理由都不恰当，只能说，想要继续那就得深入，深入就从身体开始。

这似乎在正式承认我们在谈恋爱，正式从相亲的模式走入到了相恋的阶段。当然，对于是否有了性行为才判定是不是才叫谈恋爱是不标准的，但有了性关系，至少可以从肉体上确认已是恋爱关系。

就这样，第二天晚上她很自然地提出要去我家，深入交流开始了。我很兴奋，也很烦躁。兴奋的是这个模糊的关系终于明确了，而且让我终于在床上拥有了她。烦躁的是发生性关系竟然是我被动的，她主动的。对于女人主动的性行为，总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或者我这种稍微有点大男人主义的男人，没有成就与征服感。

看到我零乱的住所，她开始为我收拾。从卧房到厨房，从客厅到厕所，没有放过一个角落，让它们焕然一新。

“婷婷，你让我很没有征服感。虽然你为我打扫着房子，我却有一种被收拾的落迫。”在沙发上，我拥着她，吹着她的耳朵，对她温柔地说着。

“好，那我满足你的要求，你征服我吧。”她把整个身子靠进我的怀抱。

避免不了的又是纠缠，我想男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。虽然，我知道这是带有一种原始的满足，但是激动之心跳跃于每个细胞。

“其实，你不用这么想。当我开始接近你时，你就一直是主动的，而我是被动的。被动得像一只绵羊，在狼的周围紧张的彷徨着、接近着。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圈套，但我不止一次的找出N多的理由来制止自己，却越陷越深。我承认，我是主动了，主动地沦陷到你的圈套里了。”

她幸福地在我的怀里蜷缩着她娇小的身体，抚摸着我不结实的肌肤。一切就像幻觉，真实的虚幻着。曾几何时，我一直都以为很难让我这么快速地沦入一场爱情，而此刻，却屈指可触。

我只能苦笑，“我怎么没感受我的一点主动？我有设圈套吗？我是个诚实的男人，我没有给你设任何的圈套。”

“你征服了我，用你的才华与真实征服了我，真的。男人通过才华征服女人的思想，通过器官征服女人的身体。虽然，我不知道我这么主动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过，我真的想要拥有你这样的男人吗？我是模糊的。但我却主动地做了这一切，或许，这就是命吧，天生，你就是收服我的。”

“呵，这也是老天对我的补偿吧。经历了这么多被女人挑来挑去的惨痛经历，总算给了我一个让我心怡的了。”我的手指轻轻地滑过她的手臂，这是一条令人爱怜的胳膊。

“女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更喜欢的是你挑别人挑来挑去，最终我获胜了。这会满足女人的虚荣心，喜欢得到别人没法得到的，而不是得到想别人不想要的。”杨婷抬起头看了看我，一只手攀上了我的脖子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下巴。

“哈哈……但事实就是这样。”我低下头去，轻轻地和她的嘴唇一吻。

“不，你很优秀，真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女人会放弃你，很想不通的她们为什么要放弃，因为你很英俊，也很有才气。你只是在抬高别人，贬低自己。你是内敛的，低调的，真实的。所以，这些特质狠狠地吸引着我。”她那水漾漾的眼睛在我的脸庞上来回地打量着，是如此之近，这样的亲切与柔美。

“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我大笑，紧紧地抱着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胴体，让我激动。

“于君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你能告诉我吗？”她在我怀里发出轻轻地询问。

“你呢，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我反问她的。

“你先说。”

“好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我思考了一下，

“嗯，这么说吧，我是一个无法描述的男人，因为太过简单，简单得几乎无法描述出来。从属性上看，这种简

单有着大多数男人的共同点，没有特色。从思想上看，这种简单是一种传说，只有传说中才有的。”

“不明白。不过我喜欢这样的表述。”她在我怀里轻轻地磨蹭着头，那滑滑的秀发蹭着皮肤，一阵阵的舒服。

“你呢？”我反问她的。

“我？我很复杂，复杂得使我自己都无从谈起。这种复杂是个性，也是思想，我常常是矛盾的。”

“于君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惧怕婚姻这种事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我十岁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妈离婚了。所以，我很清楚，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从小就跟妈妈生活在一起，我……其实很惧怕婚姻会变得……”

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，我甚至想对天大骂，也想狞笑，这真是苍天弄人。

杨婷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“你介意我是单亲家庭出身的？”

“呵，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，我也是的。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，一直与父亲过着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杨婷惊诧的张着大嘴看着我，我们相对无言。

6

这就如一个深水炸弹，是在细胞深处引爆的。让我们的每个细胞都为之震荡、破碎、飘浮。

连续很多天，我们都挣扎着。挣扎在一个出身的问题上，挣扎于一种破碎的疼痛上，挣扎在长期缺乏的关爱上。她缺乏着父爱，我却缺乏着母爱。

要不要继续，成了我们表面不说，却是内心彷徨不前的河流。我是一片没有手桨与风帆的小舟，她是一片没有茎干而色彩单一的孤叶。因苍天的安排，在这混浊的水面上相遇、碰撞。

“婷婷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”因为相同的病原，所以，我更愿意去抚慰对方的缺失，用我的热情去弥补。



我能深深的体会到作为单亲家庭出身的儿女的感受，我们并非都只是任性、好强、孤僻及性格古怪的一族。其实我们渴望得到，却也冷酷着。

反复的反复之后，我开始主动地去说服她。我并没有因为相同的缺失而担心着，我想，我们正因为相同的缺失，所以，才更懂得去珍惜与维护。

“我们是单亲家庭出身的孩子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样的。我们这样的个性能处得来吗？能走得远吗？”她很是犹豫。

“婷婷……正因为我了解，所以，我们要改变。你不相信我吗？虽然我好强，但我从来不任性，虽然我有时也有点古怪，但我绝对不孤僻。我比任何一个正常出身的人都正常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给你幸福。”

“幸福？我们都未曾感受过完整的幸福，又何谈给对方幸福？”

“你相信你自己吗？相信你自己会努力地追求幸福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对于幸福会比别人把握得更紧，那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也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两个非常渴望完整的人走到一起是不会有错的。”

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现实不是讲大道理。”她冷冷的话语让我们都痛苦不堪。

“对于缺失我很遗憾，但我并不后悔，这让我更加懂得了把握。我们不讲大道理，也不要讲现实，现实是什么？现实就是什么都可以去做，去实现。所以，我更相信，我能做到。难道我们走到这一步了，就不能更向前走一点吗？哪怕是尝试，哪怕是相互的慰藉。我相信，你是想要的，只是你有点怕。其实没什么可怕的，最可怕的可都已经发生了，已经没有什么比那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”

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相互地说服对方，她提出质疑，我答出信心。

这样奇特的身世使明浩与小娟都不知所措，但他们却努力地撮合着我们。终于，婷婷答应了继续我们的路程。



我们走到了一起，我迁就着搬进了她的房子，虽然我的房子要比她的大，虽然我搬到她那后我上班要转好几趟车，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。

我带着她去见我所有的好朋友，介绍给他们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。没错，我是想给她信心，我是想让她相信我能够给她好好的一份爱。

甚至我们忘了不愉快的身世，过着朴实的生活。

有时杨婷会趴在我胸膛，一双手游离在我的每寸皮肤上，轻轻地问我。

“跟我做爱舒服吗？”

“嗯？”我会很诧异她会问这样的问题，“你说呢？肯定，你的皮肤很好，身材很好，而且……呵呵。”

“你说你会在什么时候腻呢？”我本想再逗一下她的，谁知道她又问出了个问题，而且是个刁难万分的问题。

“不会的，永远不会的。”

“呵……不用这么回答，没关系的，人都会腻的。到了四五十岁了，你看到我脱光衣服就不会再这么冲动了。”我知道她说的是实情，但却接不上话来。

“别胡思乱想这么多了，婚姻是一种生活，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。”我生怕她胡思乱想出什么东西来。

记得有一次我半夜起床坐在黑黑的客厅里独自抽烟，我看到了那点点的烟火就如我自己一样，总以为会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却只能痛苦地在黑暗中闪动，最后烟灭了，黑还在。

一根接一根地在抽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感受到了身边细细的响动，重力将沙发沉陷。这种响动与气息是如此的熟悉与陌生，矛盾的。所以，我知道那是杨婷。

“不要这样，我会难受。”她的声音划破夜色，显得生涩与疼痛。

7

“呵，想不到。我经历过那种残缺家庭式的爱，我希望



能找一个有着健全的父母之爱的对象，结果……”她轻轻的叹息，把身子靠进了沙发。

“我何尝不是？”我发觉我的声音也有着颤抖。

“我们都是不幸的，我非常害怕婚姻，我常常看到我妈一个人坐客厅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所以，我常常跟她吵架，我恨她，虽然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错。”杨婷的声音变得哽咽。

“好了，别想这些了。最惨痛的经历都已经过去了，如果我们真的结了婚，我发誓，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不再接受我这样的经历，我会让他的爱是健全的。”我把杨婷揽过来，轻轻的为她擦拭着眼泪。

“我们真的还能继续走下去吗？”杨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倒进了我的怀里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能，一定能。我会好好地待你，不会让你受伤。”虽然我不知道现在给予她的承诺能不能实现，但我却承诺着。

“婷婷，你愿意无论怎样你都跟我一起走下去吗？”我亲吻着她的秀发，她蜷缩在我的怀里轻轻地地点着头。

似乎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就这样我们过着同居的生活，并努力地相信，我们会过得很好，结果也会更美好。

能走到一起，我们都很欣慰。

我终于把我与婷婷的事全部都告诉了我的父亲。父亲听完后，久久地沉默不语，那种叹息的声音能让我感受只在他的内心响起。

“于君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有很多事情应该明白，婚姻不是你好强就能得到好结果的。如果你要坚持，那我也不反对，毕竟那是你们两个人过日子，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了解清楚情况后再做决定。你也是单亲家庭出身的，所以，我不应该对单亲家庭的孩子有偏见。但是，你知道，我还是希望如果能有另一种选择更好。”

“爸，我能理解你的想法。我不是倔强，也不是好强。对于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会肩负起一切的责任及可能的后果。”

“唉，好吧，都是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。不过，我还是得提醒你，如果你真的决定好了，你就要好好对婷婷，我们



更清楚单亲家庭是怎么回事。你是大人了，这个事情你自己把握吧，方便的时候带婷婷回家。”

“爸，我知道，正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出身，所以我更明白婷婷的过去与感受，我相信我能够做好。”我确认，我并不是只是一时激动才做出的决定。

“唉，你做事情总是凭着你那股韧性，从小到大，都是你自己为自己的事做决定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决定了就决定了，决定并没有错与对，错与对都是相对的，也好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事，现在工作怎么样了？你那房子什么时候建好？”父亲的叹息是给我的信心，也是对我的担忧。

“才买几个月的房啊，那时候才开始建不久呢。开发商那边说所有的设施完工应该到明年三月份了，不过，主体建筑会在年底完工。我想应该年底可以装修了吧。”关于房子的事情，我还一直没跟婷婷说过。

与父亲通完电话后，婷婷打电话给我说下班后要我陪她去步行街买鞋。我问她你那柜子里的鞋子都可以开个鞋店了，许多都没穿过，你还买啊？

“便宜啊，而且款式好看，意大利品牌的，折扣打到明天就没有了，还是刚刚我同事告诉我的，再不买就没机会了。”她在电话那头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呵，其实除去家庭背景，婷婷跟其他的女人是一样的。拥有许多女人的一个特点，喜欢购物，比如衣服、鞋之类的，还有化妆品。或许，我们这群人可能真的只是被人们想多了。

8

没办法，还没到下班时间，我就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走人了。我一路在想，现在我被她折腾一下，还有那么点兴奋与心甘情愿，只是不知道时间一久了，还能不能保持这种状态。因为我很清楚人对事物的腻烦情绪，就像很多谈恋爱的，刚开始又甜蜜，又完美。到后来，就啥都烦了。